

我爱欧洲杯

□ 尤泽勇

球迷的盛大视觉盛宴——2012 年欧洲杯拉开帷幕。
我钟情欧洲杯甚于世界杯。16 支队伍风格多样,实力平衡,悬念多多,冷门迭出,充满戏剧性,将足球的魅力演绎到极致。至今记得 1992 年以编外资格顶替战乱的南斯拉夫侥幸进入欧洲杯的丹麦,竟在小组赛、淘汰赛一路凯歌杀进决赛,以 2:0 战胜老牌劲旅德国夺冠,让人目瞪口呆! 那些日子与丹麦相关的每一场比赛都格外扣人心弦,赛前后引发热议——球迷共同参与续写了丹麦童话成人版。无独有偶,2004 年欧洲杯上, 之前仅参加过一次欧洲杯和世界杯且铩羽而归的菜鸟希腊队,也不可思议地打进决赛,并战胜东道主、号称白金一代的葡萄牙,活生生再现希腊神话现代版——欧洲杯一切皆有可能!

我喜爱看欧洲杯还有一个狭隘的理由——没有中国队,甚至也不像世界杯有亚洲的日韩、伊朗,因此没有心理负担,没有欲望也没有失望;没有黑色三分种的煎熬,没有恨铁不成钢的纠结;临门一脚的感觉是纯粹的快感而不再揪心揪肺,打加时、踢点球增加的是刺激而不是精神崩溃;终于可以优雅地将足球当成艺术来欣赏,可以只看过程不介意结果,可以走走神看看红男绿女及最新时尚……

看欧洲杯很辛苦,每天两场都在深夜,而且都在下半夜。不过倒也好,避免了与上班打架。无须煞费苦心编造理由从班上溜号,无须人在会场心在赛场。通过电话打探进球,可以安全无误地在第一时间随心尽兴收看现场直播。2004 年葡萄牙欧洲杯和 2008 年奥地利瑞士欧洲杯,从揭幕战到决赛几乎一场不拉,自嘲生物钟调到了欧洲时间。今年一场不拉看来是不行了,精力不济,不过自己钟爱的球队及关键场次还是不会遗漏的,如葡萄牙对德国。

物质的极大丰富,使得以生活享受为主的传统节日逐渐失去吸引力。如眼前快到的端午节,粽子成了时令食品,想吃就吃,而许多人并弄不清端午究竟在哪一天。好在“上帝关上一扇门,同时打开一扇窗”。在传统节日消逝的同时,多样多元色彩斑斓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节日,欧洲杯就是球迷的节日。球迷不分年龄大小,像童年扳着手指盼过年一样,等待着四年一度 6 月上旬的欧洲杯开赛;也像过大年由送灶到除夕、由初一拜年到元宵闹花灯那样,从小组循环赛到淘汰赛,再到半决赛决赛,历时三周,大喜大悲,昏天黑地。
有爱好,真好;过自己爱好的节,真好。

2001 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:世间万物,生命之网。我特地在场留守,为养蚕值班,更为了记录特别的心绪。
日落时分,采了一束每年此时最平常的一种草花以怡心。灯光下,那白色的花瓣透着一种淡淡的紫气。在人们的眼里,她再平常不过。此时,场部办公室庭院里草坪上只散散地生着几株,远不如花池中的石榴耀眼。她的香气细如游丝,是一个脂粉气太浓的人嗅不出的,是那种极清淡的一种,甚至经过其旁也不会多看她一眼。但若有闲情采集来,聚拢起她那繁多而清雅的花朵,随意插在盛水的茶杯抑或易拉罐中,却显得热烈而又淡雅。俨然一个赤着脚走来身着淡妆头戴栀子花的水乡清纯的少女。这种叫不出名字的草花,场生产区大院里满眼皆是,白天也只有蝴蝶光顾,忙碌的人们是视而不见的。这种草花是直茎生长的,主干高而纤细,花期也不太短,从农历的五月初陆续开花直至七月的伏天。好像是六月里,农人们最忙的时候,也是开得最旺的时候。

记得先前全家住场,儿子只有三四岁,下班时常常母子手牵着手出门散步。由于受我的感染,儿子看到这种不知名的小草花,也往往显得很雀跃。特别是从农村原蚕点“跑蚕”回家,总不忘从养蚕人家剪两枝含苞待放或次第渐开的月季花,偶尔也会有较为珍贵的玫瑰花和这无名的草花只那么稀疏地一插。经我的“创意”,还美其名曰“母子插花”。淡雅的小花作背景的铺垫,深红浅红的月季一高一低或一直一欹作为主色,再用手掬上几点清凉的蚕种场的深井水,使整个插花显得鲜活而有机。简单的花瓶放在简陋的餐桌上,虽没有珍饈,但此时的心情会顺畅不少。枯燥平凡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一点亮色。有时也忙里偷闲为养蚕时节熬夜的同事送上一束,活一下眼目,好消除些许工作的艰辛带来的疲倦。

生活中的美随处存在。蚕种场是个特别的农场,除了桑树作为最主要的自然及经济资源外,只要你有一双慧眼,就会发现有别致的美。这也许是一个久居此地而不易的人的“阿 Q 精神”,为自己的生存状态找个借口。但是,不管境况如何,我的情感里永远揣着这份“情结”,也不管将来的命运顺畅与乖蹇,这都是我个人生活的财富。

这里有殷红的野草莓,有芬芳的野菊花,有粉色而丛生的野蔷薇,还有春秋皆宜的野生枸杞,有初春里清脆而味新的野生萎蒿。此处的场生产区大院里还有一种很珍贵的树种,上世纪六十

二十多年前,我刚考上大学时就认识了居荣兄,那时他在高邮市政协书画会办的集雅斋工作,既搞经营也搞书画创作,每逢放假省亲,我在乡下无处可去,便经常到他那里坐坐,看他的作品,也交流一些想法。居荣兄那时多写北魏碑志,画则是大写意花卉,都对我的胃口。记得他和另一位友人王建兄举办书画展,我还跑去给他搬画框。那个年代喜欢书画的年轻人大多单纯,对于艺术有很大的抱负,说理想主义也不为过。每次与居荣兄见面,我们都有谈不完的话题,从书史源流到近代人物,从某块碑刻的风格特点到临时时具体的工具材料。居荣兄虽僻居小城,但他常和老先生泡在一起,故知识面广,眼界高,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。因我在外地读书,他也从我这里获得一些书界的新信息,尤其是苏州书家的情况。

到我工作以后,回家城的次数比读书时少了许多,但有时总会去拜访他。居荣兄谦虚,每次都拿出很多近作征求我的意见,谈起自己的艺术见解来往往亹亹不倦,语出惊人,亦时常被人背后讥作“狂人”。居荣兄于书主张率性,用长锋笔,生宣纸,取法大多为残砖断碣,意欲化腐朽为神奇,绝不以精好柔媚为能。他的路数是碑学,自谓披沙拣金,往往见宝。尝见书散氏盘集联一副,用笔古朴中饶有秀色,点画之凝练似遥接虹庐遗绪;又见写汝南王修治古塔铭字,歪倒中有天真之趣,而用笔一任自然,绝不加以巧饰。今人学古代金石文字,或以荒率为高古,或以妆点为工致,皆堕恶道而不自知,其人未必没有书才,只有憎恨读书。读书对书法品位的滋养,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,今人什么都求快,求捷径,故大多不相信读书的好处。居荣兄好读书,闲窗无事,喜手持一编,或史或集,诵其文而味其意,自得其乐。久而久之,他对艺术史及美学趣味的理解已远超出流,故挥翰操觚,虽不假思索而佳趣迭出。

我很少见到居荣兄的临古作品,对于古代书法遗迹,居荣兄常如黄山谷所言,悬之四壁,置之座右,熟看而意会之,下笔自能合辙,绝不喜亦步亦趋,以有出处而沾沾自喜。或有人诋居荣兄之书无功力,实不然也。功力者何,非日夜操练



年代初从南京植物园与樱花一起移来的南美洲落羽杉, 因为习性,落叶较比当地常见的水杉落叶要迟近一个月,因为江苏地区常常的“小阳春”气候,阳历十二月上月中旬场区大院里,近百株双排的落羽杉,浓密而火红的树冠,满是落叶的路面,浓雾蒙蒙的早晨,一幅绝美的风景画。此时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初冬的梦里,但不清冷。高邮场被称为“花园式蚕种场”,场区绿化带很多,树种也多,原有一片竹林,现已改造成杉林;从前田间原南北东西主要干道均以松柏绿化,后因防治微粒子病的工作需要,说松毛虫、桑毛虫与家蚕存在交叉传染,为宝贝蚕儿不得已忍痛割爱。

草木蚕种场

□ 成维英

我场职工因此都分得了大段小段的松柏作为板材打造“堂桌”,为家居增色不少。这也算是一种地方特色了。

场区里还有一片松林,以雪松为主,还有不少的宝塔松、撒金柏,及每年阳历四月份开花的洋绣球。这种花较特别,起初并没有花苞,而是绿色的一簇,随着气温的上升,渐开渐白,渐渐蓬松,如一只松软而又青白的绣球。它开花的时日迟暮还是我们场家蚕催青时日安排的一种依据。逢四月气温高的年份,花期也早,可及时安排催青时日。

在这里,月桂花遍地都是,有金桂,有银桂。中秋前一个月,场区及场部大院里即有暗香浮动。值中秋前后,月桂花盛开时,这里的人习惯用小竹篮采集起小小而繁盛的月桂花花瓣,用糖腌制起来,直至春节、元宵都可享受用它作馅包成的桂花汤团,令客人满齿留香。这也算得是一大大方特色点心了。

最可惜的要数樱花树了。每年四月中旬,场院里两株花期参差的樱花,绽放满树如云的樱花,虽色似乡村常见的桃花的粉色,可是她那个“纯净”却始终让人倾心、驻足,留连忘返。同时,她那个“娇”却经不起一夜的风雨。雨后的清晨撒落满地的缤纷,如一片粉色的梦乡,也不免让人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我们场的两株樱花在当时的高邮都是很珍贵的,是一九七五年从南京植物

吕居荣书画浅识

□ 薛龙春

而后得,在明其理,且尽其用。居荣兄行草书最不见蹊径,似颜、似苏,似何子贞,似赵搢叔,又皆不似,不似者何,居荣兄之个性也。不过居荣兄的学书方法似不能推而广之,无其才而鼓吹遗貌取神者,多为盗名欺世之辈,反不若亦步亦趋为中。

居荣兄学山水画,从乡先贤熊纬书先生之教,自王麓台起步,远绍元人黄鹤山樵、黄公望、吴镇诸家,其意在云烟滋养,故不以貌多为矜。居荣兄认为,一个画家的目的应该是在有限的构图方式与笔墨语言中,寻求个人化的表达方式,而不是将古人的笔墨手段炒成杂烩,因此形式传统中很多好却不适合你的东西,也必须舍弃掉。事实上,在中国古代,人们并不关心你画什么,而是你能否画出语言不传之妙,令人冥冥有思。所谓余味曲包,匪止论文章旨味,书画亦如之。有此见识,济以写字功夫,居荣兄的画自非匠者流可望,观其用笔,一波一拂俱见笔法,勾皴点染皆有深情,至于蕴藉缱绻,似与其人攀掌而谈,久而忘去。

我和居荣兄交二十年,很清楚他的志向,也了解他的为人。砚交师友,居荣兄时择善而相从,朋从往还,居荣兄多得体而谦让,此皆不必缕举细述。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乡邦文献的重视。熊纬书先生,河南商城人,文革期间曾下放敝邑,直到 1989 年回到南京。他曾任职国民政府,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安徽省报编辑、中国国史馆协修,新中国成立后,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工具书编辑处副处长,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。先生能诗,兼善书画,然因于时势,声名不出乡里。居荣兄尝执礼问学,备知先生学殖深厚,艺术复绝,故在他去世之后,遍搜所作诗文书画,并出家贻为印画

册,办展览,征评论,于是专家学者纷纷有作,熊先生书画遗作亦时时见诸书报,先生之杰出成就遂为艺林所悉知。顷又闻居荣兄合海内诸有识之士成立熊纬书研究会,意在宣传与研究熊老书画艺术,俾熊老令名不致湮没于浮躁之世,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薪火传承。居荣兄之崇乡贤、举逸民,其志愿可谓诚乎?

五六年,得梅墨先生推荐,居荣兄毅然北上,先后修业于国家画院、清华美院、中国文物学会,其间会师友、广见闻、请教于当世宿彦名流,书画之境为之一开。然则京城为人才之渊薮,亦为俗客之渊薮。挟一能而奔走不遑者,虽美其名曰“砚食”,实随人俯仰之市俗。居荣兄处其间,脱然从容,曾无进退维艰之烦恼。细想往日与居荣兄谈,月旦天下人物,志气激昂,豪情勃发,如今尚能如是否?



园引进的。一九九八年因办公室迁址而一同“乔迁”时枯萎了。那时花期刚过,为了一身的绚丽,已耗尽了全身的养分。如果是在冬天“乔迁”,也就不会有樱花的“失落”。自然有天成的定数,自然有自然的规律。

野菊花同样是八里松的“野生物种资源”。为了收集它,更为为了沐浴秋天的阳光,我曾多少次放弃午休远足,独自采摘,然后自然风干,送给几个长辈做“菊花枕头”,还可以做“菊饮”。在崇尚自然的今天是最自然不过的了。

此外,蚕种场地处的八里松到了农历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,沟渠边、田埂边、运河堤内外,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野生枸杞。虽然红色的浆果没有宁夏特产的那么大,却是个个饱满透亮。特别是运河堤外那陡峭的地方,往往那儿的一丛最是亮丽灼眼,而枸杞的刺针也是那么的尖硬,因而往往也是最难得手的。我常常带着儿子一同采摘,也曾就此跟他讲一些道理。由于没有专用烘干设备,我常把采得的新鲜枸杞果和水煮汤。其汤色淡红,甜里带酸,是那种淡淡的原汁原味,喝汤时连同那淡黄色的籽一起吞服,有明目保肝的功效。清明时分,去桑园的沟渠边,定有收获。采摘那一丛丛枸杞的嫩芽,愈靠水边的愈肥美,带回家加糖凉拌生吃,有些苦,也是该时节一道时鲜的菜蔬。还有田边渠边那一丛丛摇曳的荻花饱蘸着初霜融化而成的露珠,剔透晶莹,阳光下,亦真亦幻。正是这野外荻花的特质的美,因而也成为我最爱的秋冬季自然插花的材质。

因了八百亩桑园的净化作用,本地少污染,少噪声,“空气维生素”即负离子丰富,因而本地的鸟类资源也很丰富。最让人舒心的是:院区里有一种极精致的小鸟,在啄食了草坪草里的小虫们之后,还会在纵横的水泥路上优雅地漫步,全然无视人类的存在。有幸遇到此事,人们也会有意避开,只对它类行注目礼。其时它也在观察着人类是否真的把它当作朋友。今春场区大院里曾客居了一大群长脚的鸥鹭。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及空气质量可见一斑。正因为如此,高邮当地的城里人常常会一大包一大包地在乡里人那里买了“枸杞头”“歪歪菜”送北京、上海、南京那些大城市的人,让那些过惯了现代生活的人也尝尝乡野的风味,忆想乡土的气息和故乡的风物。